

# 阿巴斯： 开启巴以关系新篇章

■ 本刊特约记者 黄培昭

巴以关系以阿巴斯当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为新的起点和转折点，既孕育着机遇和希望，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和希望，应对挑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协调，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与促动。

1月15日，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新当选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正式宣誓就职，接替阿拉法特正式成为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

## 高额选票 众望所归

阿巴斯在1月9日的大选中以62.5%的高额选票当选，独立候选人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得票率只有18%。大选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阿巴斯个人能力、温和路线、声望地位等的认可，也是巴勒斯坦目前厌倦冲突、人心思定这一社情民意的反应。

这次大选是继1996年大选之后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选。阿巴斯胜出，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巴以冲突4年多来，巴以大地血雨腥风，暴力不断，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生命和物质代价。在痛失尊敬的领导人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人民觉得应该化悲痛为力



阿巴斯以压倒多数的62.5%高额选票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接过阿拉法特手中的权力棒。

王 昊摄

量,应该有一个新的领导人继承阿拉法特的意志,率领民众继承阿翁未竟的事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和平设计师的阿巴斯既是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同龄人,又以温和立场和行事稳妥著称,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因此他堪当此重任。这是人们投阿巴斯票的根本原因。

比阿拉法特小4岁的阿巴斯堪称“革命元老”,1935年出生在萨法德(现在早已成了以色列的城市)的一个小业主家庭,当过难民,后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和莫斯科求学。1965年,怀揣着莫斯科大学历史和法学博士学位的阿巴斯,开始协助阿拉法特创建法塔赫组织,开始了出生入死的一生。

阿巴斯长期担任巴解总书记的职务,负责与以色列的秘密谈判,是《奥斯陆协议》的巴方设计师。巴自治后,由于二号人物卡杜米身住突尼斯,阿巴斯成为事实上仅次于阿拉法特的人物。2000年9月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后,阿巴斯对阿拉法特有看法,认为“起义”于事无补。在美以的压力下,巴方在2003年3月设立总理,阿巴斯出任第一任总理后,与阿拉法特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以致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此外,阿巴斯想得到实权,阿拉法特不放,结果阿巴斯在当了3个月的总理后宣布辞职。

去年10月7日,阿拉法特突然病重,阿巴斯主动到阿拉法特的官邸探视。这是他在沉寂了多日后第一次亮相媒体,从此东山再起。

阿拉法特去世后,阿巴斯成为实际上的领导人,并被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

阿巴斯和阿拉法特虽是同龄人,但思想和作风差别很大。与阿拉法特喜欢在各种场合出面不同,阿巴斯处事低调,回避媒体。阿巴斯主政后,公开指责“武装起义是错误的”,并解散了加沙敢死队,在竞选中还拜访了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的“阿克萨烈士旅”总部领导人祖比迪,据悉,该组织已答应阿巴斯的要求,加入巴安全部队。阿巴斯也希望通过与哈马斯等组织的谈判,改变这些组织的性质。但哈马斯仍持强硬立场,同时巴内地共有28个持不同政见和主张的组织,这使阿巴斯的“统战”工作异常艰难。

### 国际社会 广泛支持

在国际政治中,选举被西方国家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民主与否和政治透明度强弱的硬性指标,因此西方等国家高度重视这次巴勒斯坦大选。

法国前总理罗卡尔率260多人组成的欧盟代表团监督大选,美国前总统卡特也亲赴一线。国际观察团的成员高达800多名,分别来自66个国家。中国也派了观察员。采访选举的各国记者超过1000人,拉姆安拉、加沙等地的宾馆均告爆满,世界许多大电视台、报社等



2005年1月10日阿巴斯以高票在巴勒斯坦大选中获胜。新华社发

均派出精兵强将,进行一线直播和报道。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居然派了40多名记者和技术人员。媒体之间的大战也异常激烈。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参与,使这次大选的公正、透明和民主性得到了保障。

美国和以色列都积极支持这次选举。美国除派观察团外,还及时到位许诺的援巴款项,提供了价值25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并为巴大选期间国际观察员的各项活动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以色列暂时撤出了在巴领土上的军队,归还了巴方税款,减轻对出入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限制,甚至为使阿巴斯获胜,以军还不惜采取压制其他候选人的行动,如数次抓捕穆斯塔法·巴尔古提等人。

国际社会对大选结果反应积极。美国总统布什认为大选是“民主和透明的”,是“朝着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迈出的重要一步”。阿巴斯在1月10日分别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索拉纳,得到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并对和平前景表示乐观。索拉纳允诺欧盟将加大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对巴的援助。以色列总统卡察夫说阿巴斯当选开启了巴以关系的“新篇章”。阿拉伯国家对阿巴斯获胜普遍表示认可与支持。

## 面对挑战 担子不轻

阿巴斯是美国和以色列满意的人,但美以对阿巴斯指望和要求都很高。以色列外长沙洛姆在阿巴斯获胜后,要求他“第二天就根除恐怖主义的基础设施”。美国白宫也强调,巴勒斯坦选举完了并不能说明就万事大吉,阿巴斯必须推进内部民主和改革,反对腐败等。鲍威尔对阿巴斯拜会“阿克萨烈士旅”领导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令人担忧的”。

阿巴斯在选举中获胜,为他的上台以及巴政坛正式结束阿拉法特时代赋予了合法的外衣,也使巴以和巴美关系进入新的一页。布什已表示准备邀请阿巴斯访问美国。舆论认为,阿巴斯上台,标志着温和力量的上扬,巴内部的各派势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和平进程孕育着机会和希望。然而,继之而来的一系列冲突,为这种乐观的舆论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如何处理对内对外关系,在两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点,让各方满意,是对阿巴斯的极大考验。对内,阿巴斯必须继续打着阿拉法特这面旗帜,强调自己坚持和奉行阿拉法特的路线和政策,沿着阿拉法特创立的事业之路走下去,向巴勒斯坦人显示他作为阿拉法特的继承人维护民族权益的政治家形象。对外,阿巴斯则要证明他不受巴强硬派约束、与阿拉法特并不是一回事的姿态,向美以示好。形象地说,阿巴斯是在走“平衡木”,他既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树立个人权威,紧抓实权,妥善处理内部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又要对外千方百计争取美、以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外保内。

阿巴斯刚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安全事务上做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将安全部门由11个削减至3个,加大对安全部队的统管力度。二是改组政府,将原政府总理库赖继续留任,并着手清除腐败,完善民主体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力图树立一个更加廉政亲民的政府形象。但在对待各类激进势力的问题上,阿巴斯的收效并不大。

在对外方面,虽然沙龙提出了不少先决条件,但巴以之间的会谈迟早会得以启动,并有可能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达成局部的协议。而在关乎耶城地位、巴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实质性的问题上,仍有艰难的路要走,而且,以色列会根据阿巴斯的“表现”行事,这无异于将千年重担压在了这位年已七旬的老人身上。作为强大和强硬的一方,沙龙不可能再让步,要想有进展,只有阿巴斯退缩,但阿巴斯将遇到重重阻力,回旋的余地非常有限。

巴以关系以阿巴斯当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为新的起点和转折点,既孕育着机遇和希望,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和希望,面对挑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协调,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与促动。人们注意到,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她在任期间,将把推动巴以双方实现和平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如果赖斯能够兑现诺言,并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敢于适时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阿巴斯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否则,阿巴斯面临的将是多重困难的局面。